

□散文

心中的界南河

刘 全

退休之后，常回家乡短住，身在熟悉的乡邻之间，体会当下的生活，既有追忆的失落，也有对繁荣的感慨；回乡是一种心念，不光是照见现实，更是追寻童年的时光；回乡是一种奢望，衣锦还乡时看到的多是笑脸，低调含蓄时看到的多是冷脸，这就是现实生活，这也是社会百态，更是游子回乡的复杂滋味。家乡是心灵的归宿，是童年的记忆，是回不去的时光闪烁，虽然寻不见旧时的欢乐，也找不到童年的趣味，但异乡生活中最忆故乡最美，看尽繁华后才知平淡最真。乡村既是一种思念，也是一种祝福，更是无法忘却的牵挂。

《淮南子》有言：“乐载忽乎，日滔滔以自新，忘老之及己也。”——快乐是真切的心，日子一天天流转而常新，竟忘了衰老已悄然降临。岁月太匆匆，少年的梦还没醒，回头已是人生过半，回不去的不光是时间，还有从前的自己。不知不觉间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，当初以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儿，在脑子里也慢慢模糊了。很多儿时的伙伴相见不相识，许多少年时的同学同席才重拾回忆，有些同村的玩伴见了面也只能说句“好、好、好”。成长环境不同造就认知差异，聊天的话语越来越简单平淡，说着天气变化，双眼对视着傻笑。现在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奔波，但在家乡盖的都是三层或四层的楼房，只有春节这样的大节，才能享受这份空间的宽敞。居家的多是老弱妇孺，一老一小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主

角，老人们聚集一处打牌消遣，接送孩子上学是每天的日常，这份安稳无忧的生活，让乡邻们的闲聊满是欢笑。

家乡唯一的河流界南河，是临泉县境内与泉河相连、向南汇入淮河的入工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只记得杨桥集镇到老集镇之间的河段长20多公里。据老人讲，为响应国家“河网化运动”号召，1958年起，乡亲们用三年时间，在旧有的自然河道——大润河及其他小河的基础上疏浚、贯通并重新命名，最终完成了这项工程。界南河的具体地理位置为：北起界首市沙颍河南岸，向南经六里桥入泉河，在杨桥闸上游右岸向南流经范集、老集，过土坡集后进入阜南县境，再经谷河于颍上县南河镇注入淮河。在少年的记忆里，界南河很宽，每年夏季河水清幽，村东边有个渡口，我们小伙伴们每天下午都泡在水里，比赛游泳看谁游到对岸用时最少，有时用自制的网兜捞虾米，有时扒在船边游来游去，满是欢乐。河里的水草很多，据说有人游泳时不小心被水草缠住溺水而亡，所以大人们千叮万嘱叫我们远离水草，只在河边玩玩，不要去水深之地；但伙伴们为了逞能，仍以游到河对岸为荣。时移物易，当年的小河已留在记忆深处，怀旧的情感触碰的是堆叠在旧时光里的故事，以及故事中人和事的思念。

童年时的家乡贫困、落后、闭塞，简单的生活和简陋的学习环境，让我对身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。记得上

初中时，因看病才第一次去到县城人民医院，见到了不同于农村的集市。那时格外羡慕城里人，生活在如此繁荣的地方，有好多商店、体育场和电影院，也是第一次走进书店。这一切与自己生活的农村相差甚远，从此在心里留下了自卑的阴影。那时的我不知远方有多神秘、多遥远、多精彩，眼里只有家乡的天地，总觉得外面的世界与自己无关，似乎只有自己的村庄才属于自己，闻着庄稼和果树散发出的自然香气便已满足。

心中的界南河，只是我记忆里的一段。童年时那20多公里的河段上没有一座桥，而现在我居住的小集镇，不足千米的范围内已修建了四座桥，既便利了乡邻出行，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进步。在我童年游玩的渡口上方10米左右，国家投入一千多万元新建了闸口。站在刚投入使用的范集闸上，河上下游的风景一目了然。目测现在的河面宽约50米，比幼时记忆中窄了不少，与乡邻聊天才知，并非河宽改变，而是儿时的认知造成了误判。是啊，孩童眼里的“大河”，如今在老年人眼中已成了“小河”。闸两岸修建的沿河公园成了乡邻们休闲的好地方，也时常能看到钓鱼的男男女女。如今这般安逸的生活、优美的环境、整齐等设施，是童年时不敢想象的。

土地是我们的乐土，村庄是我们的乐园。哲人说，河流是一部文明史，一条河流承载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性格。我想说，界南河是我心中的

河，它承载着我少年的梦和成长的烦恼，记录了我童年的欢乐和老年的向往。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的大水，岸两边住满了周边的乡民，家里的积水最深时到了我儿时的脖子，趟水时稍不注意就会喝一口污水。在屋外，看到的全是被水淹的树木和房屋，洪水淹没了村庄，农家的土房子有的缓缓倒下，有的歪斜，有的坍塌，有的浸泡在水中。洪水持续了半个月，自家的土房子半边坍塌，父亲用树干斜顶着才没让房屋彻底倒塌。我们在这样的房子里又住了近十年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父母竭尽全力、东借西凑盖起了四间瓦房，在改善住宿条件上也算跟上了乡民们的步伐。

家乡的一切都在变，唯有界南河依旧在春风里泛起旧日的涟漪，默默映照着时光深处的过往。河两岸有的种着庄稼，有的栽着树木，不远处还能看到光伏发电装置，无论是庄稼还是树木，都透着苍翠葱郁。任何植物的生长，都离不开土壤蕴藏的肥力，缺不了阳光的温煦、雨露的滋养。土壤肥沃只是林木生长的必要条件，没有足够的光照和雨露，再肥沃的土壤也长不出参天大树。深秋时节，站在范集闸口，望着河里水波粼粼，岸上的黄土坡已被勤劳的农人平整待耕，静静散发着土壤的气息，预示着来年的丰收；岸边的树木绿意浓浓，挺挺的枝干孕育着生机，寄托着未来的希望。愿家乡越来越好，愿国家越来越强。



徽乡—老街

陆士德 摄

□散文

立冬清

程晋仑

立冬，是天地一声轻咳，经此号令，万物便都低下了头。如果用“清”来比喻立冬时节境况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清，是冷之始，却不是冷之极。它就像一位老友，事先不打招呼，不声不响到来，推门就入，指尖冰凉，却带着熟悉问候，让人猛一抬头看见冬的容颜。放眼淮河一线，淮南之地，当南北之气在此交汇，立冬不再是简单节气，而是天地与人事的低语，山川与岁月的握手。诗仙李白说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其笔下的立冬，诗意温暖。呼着火炉上温热的美酒，醉眼观看月下砚石墨渍花纹，恍惚间以为大雪落满山村，何等浪漫。宋人陆游诗云：“室小才容膝，墙低仅及肩。方过授衣月，又遇始裘天。寸积篝炉炭，铢称布被绵。平生师陋巷，随处一欣然。”生活虽窘迫，心却乐观闲适。唐代诗人元稹则写道：“霜降向人寒，轻冰泳水漫。檐将纤影出，雁带几行寒。田种收藏了，衣裘制造看。野鸡投水日，化蜃不难难。”他心目中的冬季，是享受丰收、休养生息的季节……凡此种种，给人无限遐想与触动。

立冬之日，驻足淮畔，触水，触风，触土，触草木，触人声，触岁月，感触冬阳之好。虽不暖，却如温凉之玉，贴于脸上，印在心头。风从北来，掠过淮北平原、八公山脊、寿州古城墙垛、焦岗湖苇梢，像一封未拆之信，带着经年月久的霜意徐落于手。乍一轻触，指尖先凉，像淮水在夜里悄悄翻了个身，把整个季节的体温沉进沙里。立在淮河之岸，一掌贴于堤石，掌纹与石纹相契，触的不止是冷，更是百万年山陵沉降后仍不肯闭合的脉动。脉动顺八公山脊迤邐而来，穿过城乡街巷狭缝、淝水古战场暗角的残骸，穿过芡河、西淝河、泥河、洛涧……像老人手背暴突的青筋，捆紧淮河胸口，又松开，让水得以呼吸。呼吸一凉，化作雾，雾化云，云化雨，雨化雪，雪化岁月，岁月凝成掌心里的一粒冰碴，眨眼成水，水又成泪，泪又成笑，笑里藏暖，暖中凝着——立冬。

有人说，立冬是清的。清，冷里藏澄，澄里含清，清里透轻，轻里托静。清不是冰暴、霜厉、雪狂，它是水在夜里悄然卸下温度后的余白，是月光照在淮河大湾里不肯漾开的是箔，是淮南人把一口气嘘到领口，领口又还给天地的微凉。清，从“氵”从“青”，更像八公山间的未冻之泉，青得不动声色，冷得若无其事，一触之间，把万物按进幽暗的寿州窑瓷碗，亮处更亮，暗处更暗，在薄瓷外缘轻轻收纳世间喧嚣。

立冬清，先从水始。淮河一夜之间沉下满身浊重，浮起一层青白之光，像生铁在炉里退火，亮而冷，触之不冰，却能悄悄抽走指尖的暖。站在淮上码头听阶，俯身撩水，指肚刚触及水面，便听见“喀”的轻响——不是水响，是血温骤降的轻颤，迅速带走血里的温度，留下一条细线，凝指甲缝爬至腕、肘、臂，停在心口，凝成一粒极小的霜。那霜便是清，颜色介于青白之间，质地介于气露之间，不晃不动，化作一枚被岁月磨薄的玉钱，贴在心脏背面，让心跳忽慢半拍，世界于是静出一层瓷釉。

堤长漫漫，八公山将影子投进河里，影比夜更黑，黑里却透出清的光。山脚石缝里的泉，平日只是凉，立冬后便升一格成清；泉水依旧流淌，却不再发出叮咚声，而是“嗤”的轻响，像撕开绢布上极细的一道口，声音被清包拢，传不远，只在石壁与耳廓间轻蹭，蹭得耳骨生出些许玉意。蹲身掬泉，水在掌心打旋，旋出一枚极小的月，月的边缘冒着青烟，烟不上升，只贴水面游走，极轻，像给河水贴上层薄膜，上游漂来的落叶一触便噤声，瞬间熄灭叶脉里的秋燥，被水带走，也一并带走掌心的温度。

这时，焦岗湖已退到旷野最深处，水比河更缓，缓得能把天之蓝熬成膏。膏面浮着残荷，秆折而未沉，断面处渗出一丝清；青而不乌，冷而不冰，像被月光浸润过的玉簪，悬在空气里久久不落。远远近近，秆秆内空洞，洞壁结着薄冰，冰纹呈六瓣，瓣瓣皆指向天心。清顺纹而下，渗进稻茬、湿泥、经年埋下的藕节，也重新擦亮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旧句——雨尚未到，声已清，声里无他，只有“听”与“清”互扣，扣成一枚空环。田埂草结成脆丝，一脚踏下，“嚓”的一声裂口，裂口里蹦出的不是尘土，是一缕清；形似烟，色似月，贴地而走，行走间生出轻响，细得唯己可闻，足以抽走记忆里的喧嚣。远处有老农弯腰捆豆秸，手背皱纹里嵌着田土，土被清染成青灰，像一层薄釉，釉下跳动着血管的温度。夕阳流出的光也被清滤过，不刺眼，只余软而冷的铜色，落在豆秸上，秸便不再金黄，而成古铜，显出一层冷光；落在田埂，埂便成银河的倒影，人在影里走，像走在一根悬于宇宙之间的瓷管，管壁极薄，薄得能听见心跳为清让路，节奏被冷意拉长，拉成可回望一生的长筒。

清冷而澄，澄而静，静到能听见淮河在大桥下轻涌，矿井提升机“卡嗒”停住，老妇在灶间揭开锅盖，远客在旅馆推开窗……所有声音一经升起，便被清磨成微粒，微粒落在耳膜，是凉，凉得极轻，轻到像给灵魂扫尘，尘尽之后，内心空出一枚青钱大小的光斑，光斑里什么字也没有。于是让人知道，清不是寒的兄弟，也不是冷的别名，它是立冬独辟的一条路径。径旁无花无柳无喧嚣，只有青与白在低声交谈：青说“澄”，白说“静”，合起来便是“清”。人若愿意打开指尖、耳廓、心口，清便进来，不夺不抢，只带走多余的温度、过满的喧嚣、过躁的颜色，让心跳慢半拍，让呼吸轻三分，让眼里的世界重新瓷化，瓷得可以照见自己与众生。立冬由此不再是节气，而是一场被清轻轻按下的静音键：键音落下，淮河仍在流，星仍在转，矿仍在挖，汤仍在滚，人仍在走，却都不再急于发言，而是学着与冷意并肩，让热冷互照，动静互文，生灭互联，扣成一枚空环，环中便是清，便是立冬，便是人可以与天地相视而笑的——那一瞬。

立冬的刀不伤人，只收割。割尽稻茬，割断雁声，割开城角间那层暧昧的薄膜，让城是城，乡是乡，却又在清晨的豆腐香里再度黏合。淮河两岸的田地，像被巨耙梳过的头，发茬短而倔强；乌柏、苦楝、皂角树把最后一批叶子撒进风里，叶子在半空翻斤斗，像一群放学孩子，扑向泥土、根，扑向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的老古诗意。

冬的清晨，城乡街头巷口成了淮南的独特风景，最是让人垂涎。牛肉汤锅，白汽冲天，裹着八角、桂皮、草果、良姜的香气，也裹着“八公山下，风声鹤唳”的千年余韵。为这一口汤，早早就来摊边排队的喝汤人端碗，呼气，吸气，舌尖先触烫，再触辣，又触鲜，最终触到人生惬意的快感。汲一碗红油滋滋的牛肉汤入口，便能激荡出万般豪情，驱散冬日的清冷。

似乎可用一句话概括：人间滋味，在于清寒之时的“触”。“触”——触烫，触辣，触冷，触暖，触过去，触未来，触当下，触自己，触众生，触天地，触大道。大道至简，简到只剩一个字“触”。触，是立冬的钥匙，是淮河的密码，是淮南人掌心的老茧，是矿工黑脸上的白牙，是渔妇皱纹里的湖水，是学生青春痘里的星斗，是诗人眼中的远方，是渡口桨声里的逝水，是焦岗湖草缝里的星垂，是牛肉汤碗溢的缺口，是我此刻敲下的每一个字——字与字之间，隔着冷与热、生与死、过去与将来、此岸与彼岸、“我”与“你”。你我指尖若能在下一个立冬触暖，请别缩手，让冷与热互融，让黑与白互衬，让星与湖互映，让古与今互文，让生与死互渡，让“触”成为最短的咒语，最长的祝福——触，即立冬。触，即淮河。触，即人生。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六季)征文

“九龙岗、毕家岗，淮南一路十八岗，穿大街、走小巷，岗岗飘香牛肉汤……”淮南牛肉汤歌里的这段歌词，道出了当地人对牛肉汤的喜爱。其实在淮南，牛肉汤店远不止这“一路十八岗”的分布——无论你在乡村街头，还是城区闹市，牛肉汤的香气始终在引诱着你。

记得30年前，我在地处偏远的煤矿工作时，“吃牛肉汤”常常成了发工资后工友们“凑份子”的口头禅。南北街临街的两家铺子，全是牛肉汤的“黄金铺面”：一口大锅里炖着骨骨、牛肉，案板上摆着粉条、千张、豆饼、葱花、蒜末，那时还有少量茼蒿（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香菜），再配上牛油炸的红辣椒，也算是矿山里的地道美味了！记得前段时间央视报道淮南牛肉汤时，称它为“顶流早餐”。当年我们虽不知“顶流”一词，反正是不管早中晚，想吃了就来一碗，那才叫得着。

18年前，我搬到市里，所租小区门口的右手边就有一家牛肉汤店，且颇有名气。每天打开窗户，就能闻到飘来的

牛肉汤香，那真叫一个幸福。再加上时常光顾，我断断续续了解了牛肉汤的一些基础常识。据老板介绍，选牛肉要选黄牛肉，肉质才鲜美可口；千张一定要选本地几家大锅烧制的，味道才更搭，等等。牛肉汤馆的每样配菜、每种配料，都有稳定的供应渠道，食材都是店主信得过的老客户提供的。

其实牛肉汤的灵魂全在汤里，这也是各家店的绝活。别看都是一锅汤，都有牛骨、牛肉等食材，但熬汤是个技术活——不仅要加入老汤，还要精准掌握火候。老板告诉我，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忙活，为的就是熬出一锅好汤，不辜负自己的手艺。见我不解熬汤的诀窍，他指了指贴在墙上《齐民要术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凡熬骨，欲烂如棉，须三沸三冷，以文火续命。”听得我连连点头。

老板还说，汤的灵魂不仅在“熬”，更在于一个料包：外面用纱布裹着，里面装着多达十几种中药材，配方是独家秘密。正是这秘而不宣的配方，成就了各家牛肉汤的金字招牌，也让淮南牛肉

淮南牛肉汤

胡 锋

汤渐渐飘香全国各地。有的商家更讲究，专门配了一辆拉水车，到十几公里外的深山里拉山泉水熬汤，就是主打一个真材实料。

淮南牛肉汤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承载着淮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——仅其起源就有十多种说法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版本：

一种说法是，淮南牛肉汤源自五代十国时期(公元907-960年)：后周大将赵匡胤(即后来的宋太祖)攻打寿州(今安徽寿县)时失利被困，饥饿交急，淮南老百姓向城头递了面食“大救驾”，同时还熬煮牛肉汤为他充饥，以示支持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淮南牛肉汤起源于清乾隆年间(1736-1795年)：淮南人张政曾官至翰林大学士，他深研百草，擅长烹饪，还曾任宫廷御膳高官，后来将清宫熬制牛肉汤的秘方带回淮南，流传给后人。

还有观点认为，淮南牛肉汤起源于汉代：当时淮南王刘安喜爱以牛肉汤作为佐餐汤食，后人陆续加入千张、粉丝、豆饼等当地特色食材，最终形成了

今天的淮南牛肉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被评为2024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淮南武王墩墓，墓中出土了一件口径89厘米的大鼎，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鼎。有意思的是，大鼎里还保存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牛骨头——这让人对淮南牛肉汤的起源，又多了一份远古遐想。牛肉汤，不仅能让人联想到楚国风云，更承载着淮南人的味蕾记忆。外出归来、返乡叙旧，或是三五好友业余闲暇时，顺着牛肉汤的香气，脚步就会不自觉地移动——一碗汤下肚，一解相思，二解乡愁。

“老板老板来碗汤，牛肉粉丝加千张……”牛肉汤歌在耳边响起时，脑海里又开始飘出淡淡的香气。如今的牛肉汤，已成了淮南的美食名片之一；滚烫的汤汁里，藏着淮南手艺人的执着，更裹着他们对品质的追求。听市里的友人介绍，淮南牛肉汤产业已形成品牌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发展的格局，每年的产值以百亿元计。一碗汤能为一座城市带来这么大的名气和效益，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

立冬：节序归藏处 淮畔蕴新章

代宜喜

群认同、传承文化记忆的精神载体。

在气候与生态层面，立冬是我国南北气候格局变化的标志性节点，对淮河流域的影响尤为显著。淮南地处淮河南游，位于南北气候过渡带，“橘逾淮为枳”的地理特性，使立冬在此展现出独特的气候风貌。立冬后，北方冷空气持续南下，淮河由汛期转入枯水期，水面开始结冰，沿岸植被凋零，田野渐归寂静。这一气候转变深刻影响了本地生态节奏：水生物向深水区迁徙越冬，候鸟沿淮河湿地南飞，各类生物以不同形式遵循“藏”的规律。淮河作为中国传统地理分界线，立冬带来的降温与降水变化，既避免了北方地区的严寒干燥，又不同于南方的潮湿温暖，形成了温润适宜的冬季气候，为淮南农作物越冬与特色生物保护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。

对淮南而言，立冬的影响已深深融入农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作为淮河流域的农业重要区域，淮南的农耕传统与立冬节气密不可分。立冬前后，农民忙于翻整田地、施加大肥，为小麦、油菜等越冬作物生长期打好基础。“立冬耕深翻，来年粮满仓”的农谚，正是世代农人遵循节气规律的经验结晶。如今，虽然现代农业技术改变了耕作方式，但“顺应天时”的智慧仍在延续，淮南出产的优质小麦与绿色蔬菜在立冬后的“藏养”中积累养分，形成了淮河沿岸农产品的独特品质。同时，立冬也是淮南渔业的休整阶段，淮河及瓦埠湖、高塘湖等

水域进入禁渔期，渔民利用此时修补渔具、维护船只，为来年捕捞做准备。这种“休渔护水”的传统，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一脉相承。

立冬也塑造了淮南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与民间传统，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。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”的习俗在淮南广为流传，顺应“藏养”之道，当地人习惯在立冬制备暖身食物。淮南牛肉汤在冬季更显醇厚浓郁，经长时间熬煮的骨汤与软烂牛肉，佐以手工粉丝和烤饼，成为当地人御寒的“能量来源”；此外，腌制咸肉、风干腊肠等传统，既是对冬季食材储存的智慧，也演化为独具风味的饮食符号。在民俗方面，立冬时节的淮南，邻里间分享冬储蔬菜、亲友团聚共话年景，延续着温馨的社区氛围。在寿县等历史文化名城，立冬后的古城墙下，老人闲坐聊天，孩童嬉戏玩耍，历史遗迹与节气韵味交融，构成一幅“天人和谐”的生活图景。

从文化视角审视，立冬对淮南的影响已超越气候与生活层面，升华为深植于地域精神的文化基因。淮南作为道家思想的起源地之一，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与立冬“藏养”的节律高度契合。立冬蕴含的“终结”与“潜藏”之意，呼应了道家“知止不殆”的智慧，提醒人们在劳作之后需懂得沉淀与蓄力。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淮南人的处世态度——既有淮河儿女的直率坚韧，又具顺应自然的淡定包容。同时，立冬时节的淮南，更显

山水意境：八公山霜叶斑斓，与古刹相映成趣；淮河上晨雾弥漫，渔舟与飞鸟共景。这片静谧悠远的景象，滋养了本地的文艺创作，自古至今，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吟咏立冬的诗句。如南宋客在淮留下的《晚泊》中“晚潮又泊淮南岸，落日啼鸦成噪空”等诗行，为地方文化增添了深厚的人文积淀。

在当代背景下，立冬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，对淮南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。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与淮河生态经济带核心城市之一，淮南正以立冬“藏养蓄能”的智慧，在转型发展中积累实力。冬季虽是生产淡季，但淮南借此阶段推进技术研发、调整产业布局、加强生态修复，如自然界的冬藏般积蓄发展动能。近年来，淮南凭借淮河生态资源，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与绿色农业，使农民丰收节等节庆活动成为推动经济的新动力。在二十四节气的循环中，立冬以其“藏养”特质，启迪淮南人尊重自然、遵循规律；在淮河流域的发展历程中，立冬以其独特的气候与文化影响，塑造了淮南的地域特质与发展方向。

立冬已至，淮水长流，八公山肃穆。在这万物归藏的时节，淮南正以沉稳的姿态积蓄能量，于冬日的宁静中孕育新的生机。二十四节气的智慧如淮河之水，润泽着这片土地，而立冬作为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章节，将继续见证淮南在时代变迁中，谱写更加绚烂的发展新篇。